

新制中文中學畢業會考輔助讀物

# 古典詩文研讀隨筆

友 諒 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# 古典詩文研讀隨筆

友 諒 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古典詩文研讀隨筆

友 諒 著

上海書局出版兼發行

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

The Shanghai Book Co.

271, Des Voeux Rd. C., H.K.

中國編譯印務公司

香港銅鑼灣

屈臣氏工業大廈A座11樓

---

1967年4月再版 2/691 P. 142 32K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## 序

近來學者酷愛古典文學。我們常常可以讀到一些分析、評論古典詩文的專著和單篇文字。其中有不少是內容精湛、文采燦然的。這些學者在研究古典文學上的成就顯然超越前人。中國歷代有名作家、詩人的傳世之作，是中國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精華，它永遠閃耀着燦爛的光輝，照亮了文學發展的道路。學者把這些作品加以詮釋、闡述、評價，對於推廣文化和促進文學創作的發展都會有一定的作用。

筆者既讀了一些研究古典文學的文字，對學者講述之精以至文采之美，未嘗不致其欽佩，於是在學習一些古典詩文的時候，也就比較用心，希望能對其中義理、情味、神思、妙筆有些體會。惟以學淺，罕有所得。幸有二三友好也有這種興趣，於以相與談論，往往得一些啓發，乃就其愚者之千慮，陸續寫下一些文字。原先拿來就教於友好，其後便在報章上發表了一部分。半年以來，共得十五篇，於是都爲一集，交給書店出版，企圖得到多些朋友的指正。

這個集子之所以名爲「古典詩文閱讀隨筆」，一則因爲這裏面的文章僅是個人學習的紀錄，內容淺薄，不敢說是什麼研習的成果；二則因爲寫這些文字時，原無一定的計劃，更無一定的體例，或就作品作比較全面的分析、解說，或就其中一點、一則加以論列，寫了一篇算一篇，沒有作整個的安排。還有一點想說一說，筆者寫作時，參考過一些學者的有關論著，企圖取其精華，以補自己之不逮，但不敢掠美，尤鄙因襲，所以寫下來的東西，一以自己的見解爲主。竊以爲這些個人見解容有許多錯誤，但如果得到朋友的指正，於己可以獲恍然大悟之快，於人可以致精研論辯之助，比之人云亦云，四平八穩之論，似乎畧勝。於此，謹請朋友們多賜批評。

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

#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談姚鼐的「登泰山記」     | 一   |
| 談汪中的「漢上琴臺之銘」   | 七   |
| 談歸有光的「項脊軒志」    | 一四  |
| 談蘇軾的「放鶴亭記」     | 二〇  |
| 談蘇軾的「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」 | 二六  |
| 談歐陽修的「醉翁亭記」    | 三一  |
| 談杜光庭的「虬髯客傳」    | 三七  |
| 談韓愈的「答李翊書」     | 四六  |
| 談陶潛的「歸園田居」     | 五二  |
| 談曹丕的「典論論文」     | 五七  |
| 談無名氏的「古詩十九首」   | 六三  |
| 談無名氏的「西北有高樓」   | 七二  |
| 談司馬遷的「荊軻傳」     | 七六  |
| 談荀子的「勸學」       | 八八  |
| 談莊子的「秋水」       | 一〇〇 |

## 談姚鼐的「登泰山記」

姚鼐（公元一七三二——一八一四年。字姬傳，安徽桐城人。）是清代桐城派中的一個傑出的作家。他的登泰山記是桐城文中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
桐城派的第一位作家方苞倡義法之論。他說：「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，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。義以爲經而法緯之，然後爲成體之文。」但他所說的義，乃是本於經術的聖道倫常，沒有任何新鮮的東西，所以着力之處實際在於法。他爲寫作定下不少清規戒律，以至連自己的創作都受了束縛而不可能有較高的成就。姚鼐是方苞的再傳弟子，繼承了方苞的「澄清之極，自然而發其光精」的主張，而不贊同義法論者輕視「大處、遠處、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」。他在理論上提倡神、理、氣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，在創作上也比方苞跨前一步。

登泰山記是膾炙人口的名篇，代表了桐城派山水游記的成就。作者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從事寫作，不僅謀篇立意有其法度，一字一句也不苟且。這篇作品裏有如下的優點：

一是語言精確。開頭一段寫道：「泰山之陽，汶水西流；其陰，濟水東流。陽谷皆入汶，陰谷皆入濟。當其南北分者，古長城也。最高日觀峯，在長城南十五里。」用簡明的文筆寫出泰山的位置、地形和最高峯的所在，如指諸掌。筆墨誠然是平淡的，純粹的素描，不加裝點，却是那樣的正確，那樣的明確，着筆不多，輪廓顯然，在樸素中見老到。又如第二段中間寫道：「泰山正南面有三谷：中谷繞泰安城下，鄆道元所謂環水也，余始循以入；道少半，越中嶺，復循西谷，遂至其巔。古時登山，循東谷入，道有天門。東谷者，古謂之天門谿水，余所不至也，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，世皆謂之天門云。」既寫自己所經之道，又寫古時登山之道，既寫個人經歷，又寫整個形勢，有條不紊，自然是費過不少心思的。

二是結構謹嚴。全文分五段。第一段寫泰山的位置和地形，並點出「最高日觀峯」，爲下文的發展伏筆。第二段寫登山經過和觀感，這裏又分三個層次：首先敘自己從京師到了泰安。旅途初程，簡單帶過，如稍多描述，反嫌累贅。其次寫從南麓至山巔。一面記自己所經之道，一面涉及那一帶的形勢。這裏已經正面寫泰山，比寫初程自然要較爲詳細，但仍須節省筆墨，以準確爲度，如畧事鋪張，還是會覺得在文中所佔比重較大。再次寫登上山巔時所見的景象。抓緊最突出的形象，其他都予割愛，以便從寫晚日過渡到寫日出。

第三段寫日出奇景。這是全文的重心。如果說上一段敘述成分較多，那末這一段就幾乎全是形象的描寫。第四段從上一段引來，寫日觀亭附近的名勝古蹟，記游文字所不可缺少。第五段回應第一段，綜述泰山的特點。最後點出「至日觀數里內無樹，而雪與人膝齊」，又與上文扣緊，與「自京師乘風雪」「大風揚積雪擊面」等語相呼應。全文對主次詳畧的安排，恰到好處，而脈絡貫穿，也無懈可擊。

三是形象鮮明。第二段寫登山所見：「及既上，蒼山負雪，明燭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徠如畫，而半山居霧若帶然。」作者在隆冬登山，一道中迷霧、冰滑、磴幾不可登。一但終凌絕頂，如願以償，一幅前所未見的奇麗的圖畫映在眼前，心境爲之豁然開朗。他在文中就用生動的彩筆寫下這個新鮮的形象，把景色渲染得如此燦爛。曰負雪、曰明燭、曰居霧，用字下過不少功夫，而且音節也那樣和諧，讀來益增美感。第三段寫日出奇景，是極好的文章。「亭東自足下皆雲漫，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，山也。」在雪海茫茫中，負雪的蒼山却像擣菹那樣發出晶瑩的白光。這是在日觀峯上才能看到的景色，同時是在冬天才能看到的景色，「極天雲一線異色，須臾成五彩，日上正赤如丹，下有紅光動搖承之。」一線異色轉瞬化爲五彩，這是日出前後一剎那的景象。旭日初升，滿天是殊色異彩，連下面的東海也有紅光搖曳，天地顯得那樣的莊嚴而瑰麗。「回視日觀以西

峯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絳皜駁色，而皆若僂。一這又是一景。在陽光照耀之下，負雪的山峯，由於得日或否，更顯得彩色斑駁，連形狀也有些改變。如上所述，這樣的形象描寫功夫，在一般桐城文中要算是少見的。

四是情感雅淨。作者繼承方苞的主張，創造清真雅正、謹嚴樸素的文章風格，以至在作品中抒發情感也要求含蓄。本文寫登泰山的經過和所得的印象，就着重客觀的描寫，在館鍊的文詞中隱隱透露雅淨的情感。作者這次游泰山是冒着風雪而去的，沿途霧多冰滑，要爬上七千多級石階，到了山巔，已是傍晚，在那裏過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五更時分，便坐日觀亭待日出，不畏大風揚積雪擊面，以能看到日出爲無上快事；看過日出，又到附近看看那裏的名勝古蹟，游興那樣好，自然是心曠神怡，產生一些新的感念、新的追求，而在文章裏却把抒情成分盡量減少，彷彿要讓我們讀者就通過文中比較平靜的描寫去體會作者的胸襟。

桐城派的文字有許多清規戒律，作者們的生活體驗也有很大的局限，以至作品內容往往比較單薄，文辭也因而往往缺乏藝術的形象。姚鼐在登泰山記裏所作的描寫，固然有相當高的藝術成就；但其中一些敘述的語句，如末段的「山多石少土。石蒼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圓。少雜樹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頂。冰雪，無瀑水，無鳥獸音跡」，簡潔是簡潔的，

却缺乏情味，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來，究竟不是上乘的文字。姚鼐在復魯絮非書中曾分析文章的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。他說：「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，則其文如霆，如電，如長風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決大川，如奔騏驎。……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，則其文如日初升，如清風，如雲，如霞，如煙，如幽林曲澗，如淪，如漾，如珠玉之輝，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。……」陽剛也好，陰柔也好，作品該有那麽樣的一種藝術的魅力，作者在理論上已經肯定這一點，可惜在創作實踐上還有一定的局限。

## 【附】登泰山記

姚鼐

泰山之陽，汶水西流；其陰，濟水東流。陽谷皆入汶，陰谷皆入濟。當其南北分者，古長城①也。最高日觀峰，在長城南十五里。

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師乘風雪，歷濟河、長清，穿泰山西北谷，越長城之限，至於泰安。是月丁未，與知府朱孝純子穎，由南麓登。四十五里，道皆砌石爲磴，其級七千有餘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：中谷繞泰安城下，酈道元所謂環水也。余始循以入；道少半，越中嶺，復循西谷，遂至其巔。古時登山，循東谷入，道有天門。東谷者，古謂之天門谿水，余所不至也。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，世皆謂之天門云。道中迷霧，冰滑，磴幾不可登。及既上，蒼山負雪，明燭②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徠如畫，而半山居霧③若帶然。

戊申晦④，五鼓，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。大風揚積雪擊面。亭東自足下皆雲漫，稍見雲中白若搏菹⑤數十立者，山也。極天雲一線異色，須臾成五彩，日上正赤⑥如丹，下紅光動搖承之；或曰：「此東海也」。回視日觀以西峯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絳皜駁色⑦，而皆若僂⑧。

亭西有岱祠⑨，又有碧霞元君祠。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。是日觀道中石刻，自唐顯慶以來，其遠古刻盡漫失⑩；僻不當道者，皆不及往。

山多石少土。石蒼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圓。少雜樹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頂。冰雪，無瀑水，無鳥獸音跡。至日觀數里內無樹，而雪與人膝齊。桐城姚鼐記。

【註釋】

①古長城：沿黃河因泰山而築，與萬里長城不同。

②燭：照。

③居霧：停留着的

霧。

④晦：陰曆月之三十日。

⑤搏菹：白綾。

⑥正赤：大紅。

⑦絳皜駁色：紅色與

白色相間。

⑧若僂：好像曲背。

⑨岱祠：即嶽廟。

⑩漫失：漫是漫漶，刻文朦朧難

辨，失是喪失。

## 談汪中的「漢上琴臺之銘」

汪中（公元一七四四——一七九四年。字容甫，江都——今江蘇揚州人。）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間，出身孤苦，無力就學。二十歲的時候，補了一個縣學附生。其後絕意進取，過着做幕客和賣文章的清苦生涯，「俯仰異趣，哀樂由人。」而他生性亢直，恃才傲物，給自己惹過不少麻煩，至於有生命的危險。盧文弨曾在祭他的文中說：「不恕古人，指瑕蹈隙；何況今人，焉免勒帛！衆畏其口，誓欲殺之；終老田間，得與禍辭。」他的一生是很值得同情的。

汪中生活在文風鼎盛的時代。他的作品，獨樹一幟，不沿歐、曾、王、蘇之派，較當時一班專門在形式上模仿唐宋人家法的古文高出一籌。王念孫述學序說：「容甫澹雅之才，跨越近代。其文含漢、魏、晉、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，淵雅醇茂，無意摩倣，而神與之合，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。當世所最稱頌者，哀鹽船文、廣陵對、黃鶴樓銘，而它篇亦皆稱此。蓋其貫穿於經、史、諸子之書，而流衍於豪素，揆厥所元，抑亦醞釀者深矣。」

李審言汪容甫先生贊序說：「容甫孤貧鬱起，橫絕當世。其文上窺屈、宋，下揖任、沈。旨高喻深，貌閒心戚。狀難寫之情，含不盡之意。可謂魏、晉一貫，風、騷兩夾。」前人對汪中文章是予以很高的評價的。

漢上琴臺之銘是汪中代當時湖廣總督畢沅作的。據漢學師承記所載，汪容甫撰漢上琴臺之銘，甫脫稿，好事者爭寫傳誦，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。

文章頭四段是銘的序，也就是「引言」，用普通的文字說一說與銘文有關的東西。

第一段寫琴臺所在之地及其由來。大抵刻在山川建置上的銘文，總是先點明時、地，這是漢人習用的手法，爲本文作者所沿用。這一段文字寫得很通俗，表述琴臺築在自漢陽北出二里的一個山丘上，四周環境是：「東對大別，左界漢水，石堤互其前，月湖周其外。」這四句也是很普通的筆法。爲什麼在這裏有這樣的一個琴臺？原來據說伯牙鼓琴，鍾期聽之，就是在這個地方。地方人士爲了紀念伯牙和鍾子期，所以在這裏築起一個琴臺，使他們一段深情厚誼的故事傳之永遠。文中只說「一方志」，沒有具體指出哪一部志書，只說「蓋在此云」，沒有採取完全肯定的語氣：意思是取其精神，不重考證。

第二段寫琴臺的風光及其宜於游覽之處，「通津直道，來止近郊。」這裏是一條通到漢水的大道打從附近經過。這裏是「迴出塵表」的「層軒異榭」，雄視周圍的地方。這裏不

是偏僻的幽遠的一丘一壑，而是接近通都大邑的繁華之地。開頭四句給人以氣象不凡的感覺。「土多平曠，林木翳然，水至清淺，魚藻交映。」這裏的景色是雄偉的，也是幽雅的地廣林茂，水清魚嬉。這四句渲染出一種閒靜的氣氛。接着寫下了三疊句：「可以栖遲，可以眺望，可以泳游。」一唱三歎，極富跌宕之致，令人感到彷彿自己就在那裏漫游。末兩句「無尋幽陟遠之勞，靡登高臨深之懼」，從另一方面補足上文，說明這裏交通方便，宜於游息。

第三段寫琴臺游人之衆和勝地寫心的高致。「懿彼一丘，實具二美」兩句，總括了上文對琴臺風光的描寫。「桃華淥水，秋月春風，都人冶游，曾無曠日」四句，從上文三疊句發展而來，具體地描繪了春秋佳日那地方的熱鬧景象。而這一段的主要意思還是在下面的幾句，因為這幾句寫到「勝地寫心，諒符元賞」，也就是開始寫他本人漫游時的感受，他對這勝地所寄之意。「夫以夔、襄之技，溫雪之交，一揮五絃，爰擅千古。深山窮谷之中，廣廈細旃之上，靈蹤所寄，奚事刻舟？」這裏是讚美伯牙有那樣高超的琴技，足以不朽；讚美伯牙、鍾期有那麼一段友誼生活，可以無憾。像這樣的琴技、這樣的友誼，自然無間於深山與廣廈之間，任何地方都可以而且應該吸取其精神，這種精神將滋養着無窮的後代。所以說：「靈蹤所寄，奚事刻舟？」這裏果真是伯牙鼓琴之處也好，不是也好，何

必多所計較？既然有此傳聞，何妨把它當作實有其事？如果能感受到古人的一些遺風，也可以減少一些塵俗的負累。

第四段進一步寫自己的感想。「少好雅琴，物諳操縵」，說出自己（當然是就畢沅說）也頗知音律，與古人同道；只是「自奉簡書，久忘在御」，公務繁忙，也就不暇鼓琴了。雖然如此，但今天「弭節夏口，假館漢皋」，來到這樣的名勝之區，却也引起了登山臨水的興致。「峴首同感，桑下是戀」，與賢達同其喜好，與浮屠異其歸趨。於是一濯足滄浪，息陰喬木，聽漁父之鼓枻，思游女之解佩」。並且認為這樣也可以避開塵俗，感受到伯牙、鍾期的遺風，不必「撫絃動曲，乃移我情」。一方面顯出希風往哲的高雅，一方面不失封疆大吏的身份。措辭命意，真是恰到好處。

銘文分爲兩段。「宛彼崇丘，於漢之陰。二子來游，爰迄於今。」寫伯牙、鍾子期曾經在這裏有過一段友誼生活，成爲千秋萬世的佳話。「廣川人靜，孤館天沈。微風永夜，虛籟生林。」寫記起古人事蹟，想像當時光景，頓覺眼前景物罩上了一層幽深的氣息。「泠泠水際，時汎遺音；三歎應節，如彼賞心。」寫伯牙的琴音，彷彿還與泠泠水聲相應和，一唱三歎，是那樣的賞心！總括地說，這一段是寫伯牙、鍾期的流風餘韻。下一段則是寫個人的感慨和對古人寄其景慕。「朱絃已絕，空桑誰撫？海憶乘舟，巖思避雨。」四句

是說古人既已作古，不可復生，只留下一些故事，給後人懷想。「邈矣高臺，巋然舊楚，譬操南音，尙懷吾土。」四句是說琴臺矗立舊楚，而它所紀念的伯牙、鍾期却已渺遠而不可慕，想起他們和自己一樣都不是楚人，不免撩起一脈鄉思。「白雪罷歌，湘靈停鼓。流水高山，相望終古。」四句是說事去人遠，早已罷歌停鼓，只是你們既曾經志在高山流水，就願你們的靈魂與流水高山同其不朽吧！

序和銘是連在一起的，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；不過，序寫的主要是琴臺所在地的風光和作者（指畢沅）來到這名勝之區的感慰，銘寫的是古人的流風餘韻和作者的思古之幽情，也可以說前者着重寫游覽的感興，後者着重寫紀念的深情；所以，前者音節鏗鏘，富於韻致，後者聲情沉鬱，引人冥念。這也是作者顯其功力之處。

### 【附】 漢上琴臺之銘

汪 中

自漢陽北出二里，有丘焉。其廣十畝，東對大別，左界漢水，石隄互其前，月湖周其外。方志①以爲伯牙鼓琴，鍾期聽之②，蓋在此云。居人築館其上。名之曰琴臺。

通津直道，來止近郊，層軒累榭，迥出塵表。土多平曠，林木翳然，水至清淺，魚藻交暎。可以栖遲，可以眺望，可以泳游。無尋幽陟遠之勞，靡登高臨深之懼。

懿③彼一丘，實具二美④。桃華淥水，秋月春風；都人冶游，曾無曠日。夫以夔、襄之技⑤，